

文艺观察

电影要多创造大众的梦想、时代的梦
——来自第二十七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思考

任 姗 姗
曹 玲 媛

来自第二十七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思考

“短视频营销铺天盖地，为什么流量没有转化为票房？”
“大场面大制作越来越多，为什么观众未必照单全收？”自2025年春节档创造“史上最强”以来，萦绕在电影人心头的一系列问题，在第二十七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上一一求解。

一方面，好电影的价值不断放大，电影的溢出效应刷新认知。6月14日，本届电影节开幕影片《酱园弄·悬案》在上海影城举办首映礼，以58万元票房刷新上海单场最高票房纪录；截至6月15日，本届电影节总票房达4300万元。光线传媒董事长王长田在电影节开幕论坛上透露，《哪吒之魔童闹海》（以下简称《哪吒2》）衍生品预估销售额上千亿元，海外票房有望超过1亿美元。

另一方面，好电影的阈值不断抬升，观众的审美口味和情绪价值似乎越来越难“对齐”。据灯塔研究院在春节档之后的用户调研分析，观众对于“好电影”的评价标准又上升了15%。大麦娱乐总裁李捷说：“春节档之后，很多电影没有达到预期票房，表面看是观众流失，实际上是没有满足观众的期望值。”

如何应对？重建电影与观众的关系，是电影节上最有共鸣的话题。

“现在的观众好厉害！他们要求很高，要有好故事，更加看重口碑。”导演陈茂贤深有体会，“电影在过去是导演的世界，现在我要打开我的世界，让观众走进来。”

作为2024年国产电影的一匹“黑马”，《破·地》斩获2亿多元票房，陈茂贤凭借此片获得第四十三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编剧奖。鲜为人知的是，上映的《破·地》是第五十个剪辑版本。从第一版到第五十版之间，主创调研了大约1000名观众，一次次根据观众的意见剪辑和修改。“像观众一样客观地看电影，甚至把观众拉进来，共创电影。”这是《破·地》连接观众的方式，也是陈茂贤最有感触的地方。

青年导演董润年也在思考：“以前我们说面对观众，现在要清楚我站在哪些观众中间。”董润年编剧、导演的电影《年会不能停！》同为国产电影的一匹“黑马”，在创造近13亿元票房之外，还创造出诸如“对齐颗粒度”“主动加班”等年度热词。“我的父亲是一名工人，我有很多朋友是上班族，我很了解他们。在采访和创作的过程中，我会站在他们的角度去表现他们的生活和关心的事情。电影上映了，也就能获得这部分观众的支持。”董润年总结说，“因为你是站在他们中间讲故事的。作为创作者首先要诚实，忠于自我，讲一个我了解、我相信的故事。”

一些过去有效的电影宣发手段为什么失效了？电影爆款的公式可以“如法炮制”吗？春节档以来，《哪吒2》的爆款密码有不同角度的解析。王长田说：“《哪吒2》是中国电影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所必然出现的一部作品。同时，它又表现为独特的个例，是很难推广和广泛借鉴的产品。”

如果要分析“哪吒”系列、“流浪地球”系列的成功密码，共同要素其实是原创性和前瞻性。“电影选题要有领先性，不能说今天什么时髦，我们就做什么，最后上映时话题已经过时了。其实很多深刻的内容就存在于每个人的生活中，需要创作者挖掘出来。”青年导演魏书钧认为，生活中的深刻，才是始终不变的选题。

一段时间以来，“短视频、微短剧抢走电影观众”的说法十分流行。不断更迭的潮流背后，其实是观众的审美在变化。“Z世代”的观众是看着视频，在网络世界、电子游戏等多种媒介的陪伴下成长起来的。这决定了他们对视听和叙事的高要求，他们不会被动接受电影的内容，也厌烦了传统模式。”导演文晏认为，破解之法，唯有创新，“创新类型叙事，让主题表达更精准，让观众更有在场感和参与感。”

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抢票的激烈程度，让悲观的看法失去说服力。开售1小时后，400多部影片约1500场放映中，有92部、600多场售罄，最快的“金爵奖”主竞赛单元最佳导演影片仅26秒就售罄，年轻人是抢票主力。观众特别是年轻观众不是不爱看电影，关键在于作品的品质是否匹配这份爱。

从无声到有声，从黑白到彩色，从胶片到数码，电影总是伴随技术的变迁、媒介的变迁、审美的变迁而不断自我革新。回顾世界电影诞生130周年、中国电影诞生120周年的历史可以发现，先锋性、引领性始终是电影艺术长青的魅力。电影通常被誉为“造梦的艺术”，那些被观众反复回味的梦，那些跨越时空依然能收获共鸣的梦，一定不只是创作者自己的梦，而是大众的梦、时代的梦。

回归电影的创作规律，回归观众的审美需求，一个接一个问号便可以被拆解。在变动不居、潮流涌动的大时代，电影人要敢于打破套路，和观众一起造梦。毕竟今天的观众，已成为文化的创造者、传播者和评论者。共生、共创、共享，创作者和观众一起捕捉这个世界的脉动，电影的魅力自会绽放，作品的诚意也终会抵达。



第二十七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上海影城里人来人往
主办方供图

抗战文艺作品巡礼

《南泥湾》：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姚永晖



起来》于1942年摄制完成。影片真挚感人，被边区群众亲切地称为《南泥湾》。

这部电影用镜头写就的史诗在极限艰苦中完成。当时的延安电影团没有底片，摄影师们只能反复摸索正片的感光特性，硬是将正片当作底片使用。拍成片后，画面缺少应有的颗粒质感，黑白影调显得格外单调。但即便如此，这些影像的质量已远超预期。

延安城缺电缺水，前輩们就从延河取水，沉淀澄清后用于洗片；没有专业设备，就将摄影机改装成印片机；缺乏电力，就在自制的“暗室”中把握日光照射的角度和时间。面对没有洗片机的困境，他们将1500尺胶片分切成上百段，分段手工冲洗，既要保证每段显影充分，又要确保色调均匀一致。

16毫米胶片画幅微小，在没有编辑设备和放大镜的条件下，他们创造性地用一面镜子反射光线来审看画面，在微弱的光影中，反复甄别人物动作的起止瞬间，为影片寻找恰当的剪辑点。正是依靠这种排除万难、精益求精的创作理念，他们从1500尺拍摄素材中精选出1300尺胶片，最终汇编成《南泥湾》。

1943年2月，延安中央大礼堂，《南泥湾》“首映”。因为条件有限，只能以“无声电影”的形式呈现，前輩们“发明”了手摇小马达、留声机和小喇叭的组合，在放映现场实现了声画同步。音乐和解说伴随画面流淌而出，整个礼堂为之动容。周恩来特意走到延安电影团的前輩们旁边，了解影片的创作过程，并当场指示要在陕甘宁边区各地进行巡回放映。

《南泥湾》在陕甘宁边区的首映引发观影热潮，这是边区军民首次通过银幕看到反映自身奋斗历程的电影。熟悉的宝塔山、延河，丰收的南泥湾田野，以及朝夕相处的战士面容跃然幕上。影片不仅拉近了艺术与人民的距离，更以生动的影像语言诠释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南泥湾精神，为边区大生产运动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成为鼓舞军民斗志的鲜活教材。

那一天的枣园，阳光透过枝丫。毛泽东

走出窑洞，在木桌前驻足，铺开两张宣纸，挥毫写下“自己动手 丰衣足食”。这个充满历史质感的瞬间，被延安电影团的镜头永恒定格，成为《南泥湾》中最具有象征意义的画面。随着影片的巡回放映，这8个字迅速传遍陕甘宁边区，化作激励亿万军民开荒生产、抗击敌寇的精神号角。

“一把镢头一支枪，生产自给保卫党中央”，铿锵有力的口号响彻南泥湾。在这场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中，三五九旅将士们不仅开垦出万亩田，更在黄土高原上培育出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南泥湾精神。这精神照亮了中国革命的前行道路，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永恒的坐标。

新中国成立后，电影人仍在续写《南泥湾》的故事。1961年，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对这部珍贵的历史影像进行了艺术再创作。新中国的电影工作者，通过胶片修复、配乐和特效处理，让“花篮的花儿香”旋律穿越时空，镜头中那些挥汗如雨的身影，丰收在望的田野，都化作永不褪色的精神符号。

让我们铭记《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即《南泥湾》）的摄影吴印成、徐肖冰，编辑钱筱璋，洗印周从初。

尽管时光流逝，岁月更迭，中央新影人始终没有忘记自己肩负的历史使命和责任担当，仍在追寻着老一辈新中国纪录电影工作者的足迹，用影像记录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

（作者为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上图为纪录片《南泥湾》剧照。

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供图

千万个水滴终将汇成大江大河

马伯庸（小说《长安的荔枝》作者）

在谈论电视剧《长安的荔枝》之前，有必要先介绍一块砖头。

1976年，考古人员在安徽亳州元宝坑村的曹氏宗族墓里，发现了一大批东汉末年的铭文砖。其中有一块大砖，断面时间刻有“东汉建宁三年，即公元170年。其上赫然刻有26个字：“夏王，汝使我作此大壁，径冤我，人不知也，但接汝属。仓天乃死，当搏。”

熟悉汉末历史的人，读到这里会悚然一惊。这句话实在太熟悉了，14年后的光和七年，张角三兄弟高高举起“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大旗，掀起动摇整个东汉王朝的黄巾起义。

我在年轻时沉醉于三国文化，觉得那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年代。深入研究历史后，我意识到风起云涌的背后，是“兆民呼嗟于昊天，贫穷转死于沟壑矣”的沉重。但这些描写毕竟还是太宏大了，兆民也罢，万姓也罢，都是作为一个抽象的整体概念。直到我看到这一块砖，才深切地体会到一个渺小个体的痛苦。

一叶知秋，像这样的人，在东汉末年不知还有多少。这块砖头真是一个绝妙的象征。它告诉我们，三国乱世的开启不单单因为那些英雄人物，或许还有一个毫州小砖瓦匠的愤怒。这一个小人物就像

长江里的一滴水，无足轻重，但如果千

万个水滴都有着同一种愿望，向着同一个方向移动，那便可以汇聚成大江大河，形成我们所熟知的历史潮流。历史的走向，终究是由广大人民的意志所驱动。这就是我所理解的人民史观。

我有一次教儿子背杜牧的“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突然想到：我们往往关心“妃子笑”的前因后果，对于“一骑红尘”却少有关注，从来没人关心荔枝具体是怎么运过来的。《后汉书》里倒是有记载，汉和帝时岭南进贡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堠，奔腾阻险，死者继路。”这一段描写关注到了荔枝运送的艰辛，但视角仍不够细节。

我之前做过10年的上班族，所以习惯性地以一个办事人员的角度来分析问题。运送荔枝总要有一个具体负责的官員吧？他在接到这样一个任务时，该是什么心情？整个计划要打多少预算？协调多少个部门？运送路线的设计怎么论证？荔枝保鲜的科研报告该如何写？物流调度又该何时落地？我惊讶地发现，从岭南运送荔枝到长安，真是一桩无比繁琐的任务，稍稍模拟一下，脑袋就感觉要爆炸。可想而知，当时具体负责这件事的官吏，得承受多么大的压力。

《长安的荔枝》的故事，即是从这里开始讲起。起初我并没有太大的想法，只是

想纯粹写一个古代上班族的轻喜剧。

一颗小小的荔枝，就这样撬动了一个官员的际遇；一个官员的际遇，又引发了更多人的命运变化。倘若我们用人民史观的逻辑来思考岭南贡荔枝这桩家喻户晓的历史事件，就会发现它不该只是一个运送荔枝的简单故事，而是切入社会肌理的一次尝试。

我创作历史小说一直秉持着三个原则：大时代，小人物，深切口。所谓“大时代”，是要揭示出特定历史时代的某种特质；所谓“小人物”，是要从最底层的视角自下而上，去审视这个大时代，如此才能看清许多问题的本质，才能获得最广泛的艺术感染力与共鸣；所谓“深切口”，即专注于一事一人，题材收窄，视角深入，直抵其本质，集中笔墨于典型事例、典型人物。《长安的荔枝》的创作过程，即是遵循这三个原则，次第展开思考。于是它也从最初的上班族日常工作变成了如今的样子。

茅盾先生在《关于历史和历史剧》里曾指出：艺术虚构不是向壁虚造，而是在充分掌握史料并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分析史料，对历史事实的本质有了明白认识以后，然后在这个基础上进行虚构的。这对于历史小说的创作极具指导意义。我们只有秉持人民史观，正确认识历史本质，才能创作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

创刊谈



电视剧《长安的荔枝》海报。

片方供图

良知是李善德的通关法宝

雷佳音（电视剧《长安的荔枝》主演）

我第一次读《长安的荔枝》是小说刚出版的时候。看过小说的人都在说：“如果这本小说能拍成剧，一定很有看头。”后来接触剧本，真正要去演李善德时，我才意识到，这不仅是一个“好看”的故事，更是一场身不由己的“搏斗”。

李善德就像“唐朝版的物流专员”，把荔枝从岭南运到长安，这在当时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却又不能不去完成。一个不曾被历史记录的小人物，承担着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选择把荒诞任务当作信仰来完成，这种反差正是故事的力量所在。

若非是“送荔枝”的这场变故，他原本会沿着既定的人生轨迹，做“那个”李善德。命运偏偏将一个意外抛到他面前，把他的某种东西激发出来了，他是向死而生。我最初看剧本，印象最深的一场戏就是李善德舌战群儒那段。一只“兔子”开始咬人了，我觉得很有意思，这个角色一下就鲜活了。李善德本身是明算科出身，对数字敏感，又喜欢侍弄花草，相当前于是将专业和爱好二者结合。他在一点点希望中，看到了可能性。他也想知道这事到底能不能成？不管结果如何，他想试试。就像他说的：“即使失败，我也想知道我自己

倒在距离终点多远的地方。”

很多人喜欢《长安的荔枝》这本小说或者电视剧，也正是因为李善德这个人物很真实，有共鸣感。他身上有点颠沛流离的气质，像是一个漂在命运洪流里的人。我感觉这个人总是忙忙碌叨的，不太立整，不拘小节。我没有特别地设计那些行为、语言，但在服装上有一些设计，比如他在长安穿长靴，到了岭南因为气候原因，袍子就掖到腰间，两条腿露着，鞋也是趿拉着的，像是随时要下田干活的人。

演绎这个角色的过程中，我反复思考“什么是成功”。李善德到了岭南一步一步发现这个、发现那个，想办法解决问题，多次想放弃，可每次濒临绝望时，又发现一线生机，觉得有希望就不断地往前走。在他身上，我看到真正的成功，不是功名利禄，而是问心无愧。很多时候，李善德都有机会离开、逃避、放弃，但他没有。他在一次次的危机中，用尽了最后一丝力气，还是决定把这件事做成。对李善德来说，最值得坚持的就是那份心里的良知。

所以我一直觉得，《长安的荔枝》讲的不是“如何完成一个艰难的任务”，而是在

讲一个人，如何在一次次妥协与坚持的拉扯中，不丢掉自己。故事里的李善德，在我看来，有一种“被命运抛入绝境，依然选择扛起责任，用尽最后一丝力气也要把事情做成”的生命力与尊严。而他之所以能一路走下去，不是因为他聪明，不是因为他坚强，而是因为他一直守住了那一点——他的良知。

（任姗姗、徐庆怡采访整理）

快人快语

小县城能否托起电影梦？答案是肯定的。

位于山东和河北交界处的山东德州乐陵市，是一座以农业为主的县城，虽有多处A级以上旅游景区，但文旅产业一直没有实现突破。我们认识到，影视文旅融合，正是那把开启高质量发展新赛道的“金钥匙”。

北京是全国影视文化资源的重要集聚地，而乐陵距离北京仅有两个多小时车程——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犹如无形的桥梁，将小城与光影产业的无限可能悄然相连。我们果断抢抓北京影视产业外溢机遇，招引建设乐陵影视城，开启了“从无到有，无中生有”的追光之旅。

近年来，“为一部剧奔赴一座城”渐成风尚，乐陵影视城要有大作为，必须深度捆绑具有影响力的影视IP。2023年，就在影视城寻找项目时，得知陈思诚导演团队正筹拍电影《唐探1900》，有计划为新影片量身打造一个实景拍摄基地，双方一拍即合，确定在乐陵1:1复刻20世纪初的旧金山唐人街等场景。

这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光影之约”。《唐探1900》定档今年春节，留给乐陵影视城建设的时间不足10个月。乐陵影视城迅速与建设方对接，几千名建设者、美工置景师同时进场，仅用218天，包含199栋单体建筑的旧金山唐人街区拔地而起，按时交付。

建设之初，乐陵影视城与剧组达成约定，拍摄完成后，相关布景即转为文旅资产，打造“影视+旅游”顶级IP，实现从影视拍摄到场地建设、旅游引流、综合收益的闭环经营。今年“跟着电影去旅游”全国启动仪式在乐陵影视城举办，让这座小城再次成为焦点。春节期间，乐陵影视城限时开放“唐人街主题园区”，将场景营销与体验经济有机结合，推出NPC互动、主题展览、演艺嘉年华等30多项“沉浸式”游玩体验和消费打卡项目，乐陵的游客人数、旅游消费、观影人次均实现快速增长。乐陵大地巨幕影城（德百店）冲进全国影院分账票房前五，形成了“线上观影、线下体验”的良性互动。

电影产业素有“一业兴、百业旺”的特征。乐陵影视产业蓬勃发展，既为城市带来了流量，也为服务业发展提供了有利契机和广阔空间。近年来，新增注册影视相关企业178家，新增酒店民宿床位8400余个，吸引66家知名品牌“首店”落户，荣膺“全国县域商业领跑县”。同时，累计提供群演岗位3万余个，吸引1000余人在家门口创新创业，3600多名外地影视人才、高级技工来乐陵就业，实现既留住本地人又引来外地人。

这座曾经默默无闻的小城，因为插上了电影造梦之翼，已经蝶变为人流如织、魅力四射之城，真正实现了“一座城成就一部剧，一部剧带火一座城”。今年还将有多部院线电影、电视剧及优秀短剧作品在影视城拍摄。乐陵，正朝着中国北方领先的影视拍摄首选地、后期制作集聚地和影视文旅目的地坚定迈进。

艺坛

本版邮箱：ysbs@peopledaily.cn

本版责编：赵偲汝